

人物春秋

姊妹情牵苏子笔

东坡文学创作的『贤内助』

■刘冬梅 李洪燕

王弗与苏轼 未曾谋面 已有共鸣

苏轼(1037—1101)的文学创作除了与时代背景、仕途起落等宏观因素相关外,与其家庭生活也存在着密切关联。结发妻子王弗与继室王闰之,在苏轼不同的人生阶段对其情感表达、写作风格,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王弗(1039—1065),眉州青神人,乡贡进士(唐宋时期由州府取得解状赴京参加进士考试者的俗称)王方之女,16岁时嫁给18岁的苏轼。夫妻相伴十一年,直至王弗27岁病逝。11年间,是苏轼从青年学子成长为初入仕途的关键时期。王弗的学识与性情,不仅影响了苏轼的处世态度,更直接影响了其早期作品的情感表达。

王弗出身于书香门第,性格沉静。苏轼在青神中岩书院求学时,王弗的父亲王方征集书院中鱼池的名字,苏轼题“唤鱼池”,不想,王弗在闺中亦不谋而合写下同名题签。这种跨越礼教的精神共鸣,促使王方将女儿许配给尚未成名的苏轼。所以,他们可谓天作之合。

王弗常常陪着苏轼一起读书,关注他读什么、怎么读,甚至一陪就是一整天。苏轼读书时一有遗忘之处,王弗总能准确地记起来,提醒他,苏轼才知晓自己的夫人颇富才学,自己也不敢怠惰了。这种主动参与、“终日不去”的相守,使王弗成为苏轼早年求学时最亲密的对话者。

苏轼早期曾作《南乡子·寒玉细凝肤》,词中有“冶叶倡条遍相识,净如。豆蔻花梢二月初。年少即须臾。芳时偷得醉工夫。罗帐细垂银烛背,欢娱”的句子,属于新婚纪念之作,苏轼在词中赞颂妻子王弗的美貌与才情,含蓄地记录二人新婚的恩爱体验,并暗含对青春易逝的感叹。全词语句自然流畅,情感表达自然而真挚。此词真实地展现出苏轼年少时婚姻的美满,似乎也暗合着他对自己这种接近于自主婚姻的赞颂。可见,这一时期苏轼的情感世界因王弗的陪伴而更为丰盈。词中所流露的对美好时光的珍惜,可视作苏轼新婚生活的情感投射。这些都与王弗的陪伴密不可分。

如果说聪明、有才又安静的王弗是苏轼学术上的伴侣,那么她的“谨慎”与识人之明,则对苏轼的处世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轼初入仕途,在陕西凤翔为官时,王弗会过问苏轼的工作,当苏轼在外接待宾客并与之交谈时,王弗会躲在屏风后仔细旁听,等客人走后,王弗会复述谈话的内容并客观分析对方的为人,告诫苏轼远离那些趋炎附势的迎合者。比如,王弗会说某人:这个人说话往往模棱两可,首鼠两端,只是顺着你的心思,你何必跟这种人敷衍费工夫呢?有个人极力想和苏轼亲近

近交好,王弗评价说:恐怕不会长久,这个人与人交往太急切,来得快去得也会快。后来的事证明果然如此。

苏轼初入仕途时,面对复杂的官场与人事,难免无措。王弗总能对他及时提醒和劝诫,默默地守护着丈夫的社交圈,帮他辨别真伪,避开心怀不轨之人。可以说,王弗的谨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苏轼处世经验上的不足。苏轼在为亡妻王弗所作的《亡妻王氏墓志铭》中,回忆了妻子生前对人际交往的敏锐洞察。他写下的“已而果然”,显出他对妻子远见的敬服与怀念。

一年冬天,苏轼庭院里大柳树下有一尺见方的地上独无积雪,天晴后那个地方还隆起数寸。苏轼推测其下埋有性热的丹药,欲挖掘一探究竟,被王弗制止了。她说要是婆婆还在,一定不允许这样做。苏轼听后立即作罢。这事让苏轼在日后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一种对“非己之物”的审慎态度。后来,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在嘉祐、治平年间,苏轼与王弗聚少离多,其早期离别之作多以真切质朴、内敛克制为特点。这种情感表达方式,与王弗沉静谨慎的性情形成某种契合。正是王弗的沉稳与审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苏轼在抒情时的恣肆外露,形成情真而不狂、意切而有节的早期词风。如《一斛珠·洛城春晚》中有“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自惜风流云雨散。关山有限情无限。待君重见寻芳伴。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之语;而《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则言:“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伴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这些苏轼早期的作品,在深情、含蓄中见至情,可视作苏轼早期内敛克制、以静托情文风的体现。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五月,王弗病逝于汴京,令苏轼深感无奈、痛彻心扉。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二十日,距王弗去世已近十年。苏轼在密州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其“十年生死两茫茫”一句,直接源于苏轼与王弗共同生活的经历。没有这段婚姻,就没有“十年”这个时间跨度;没有王弗其人,就没有“生死两茫茫”这个情感支点。词中“小轩窗,正梳妆”所写的日常场景,对应的也是苏轼记忆中王弗作为妻子的具体形象。就文风而言,苏轼写悼亡,不走赋体铺陈的路子,也不靠典故堆砌,而是用具体的生活细节呈现其情感。这种写法,与他婚姻生活中所积累的日常经验直接相关。

郑允焯、陈金声又同登拔贡。此外,邢修愈、陈毓麟、陈赐镜等人也先后考取恩贡。

这些优秀学子当中,张嵩和邢定论还是光绪《崖州志》的纂修者。

可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光绪之朝,帝国如倾厦,在甲午惨败、马关割台之后,又历经戊戌变法夭折、庚子国难与《辛丑条约》的致命重压,内外交困,民生凋敝。在这海角天涯,集资建塔,其艰难远超承平之世的想象。史册未详记募资的艰辛,但我们可以想见,作为倡建者,邢保申奔走乡间、游说募捐的身影。

据《琼崖邢氏家谱》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西关塔创建者邢保申溘然长逝,享年七十,时任崖州知州的李熙亲笔题赠“老成典型”,以彰其德。

李熙是福建侯官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1903年至1905年,他的身份是代理崖州知州,因此在《崖州志》的职官名单中没有他的姓名,但他在崖州主持政务期间,颇有作为,如发展地方文教,题赠褒扬乡贤等,被家谱、文集等乡土文献所记录。李熙在崖州任满后,应该没有离任,仍在海南活动。宣统三年(1911年),李熙为《琼山县志》作序;民国十三年(1924年),他还为《攀丹唐氏大宗谱》题赠文字。

据后人考证和回忆,西关塔是一座六角六层的楼阁式砖塔,高约十五米,在平坦的旷野上,挺拔如士子。

然其命运终与国运休戚与共。1941年,侵琼日军的炮火撕裂了黄流的宁静,西关塔在爆炸声中轰然倒塌。与之同逝的,还有晚清士绅苦心



↑ 苏轼与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一起生活了25年。 陈耿AI绘图

← 苏轼谪居黄州时的行书作品《一夜帖》。当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妻子是王闰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闰之与苏轼 秋月惨凄 春月和悦

王闰之(1048—1093),眉州青神人,王弗的堂妹。王弗去世3年后,32岁的苏轼娶了21岁的王闰之为继室。这段婚姻持续了25年,直到王闰之46岁病逝。与王弗不同,王闰之不以才学见长,但她的陪伴与“柔而韧”的性情,成为苏轼中晚期宦海沉浮中的精神支撑之一。

王闰之嫁入苏家时,王弗留下的长子苏迈年仅6岁,她视苏迈如己出,与自己所生的苏迥、苏过一视同仁。这种宽厚,让苏家始终保持和睦温暖的氛围。苏轼被贬黄州后,王闰之携三子与苏轼团聚,亲自耕种,饲养牲畜,与他共度艰难岁月。所以,苏轼在黄州时期写下“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的句子,充满温馨的生活气息。而最能反映王闰之性情的,是苏轼在《后赤壁赋》序文所记的一个小细节:客人来了,却无酒,岂不是要辜负这月白风清的良夜?王闰之默默地拿出了她藏起的一壶酒。困顿的日子里,王闰之知道什么能为苏轼排解愁绪。家庭的温情,让《后赤壁赋》在雄浑苍凉之外多了一份暖意,为苏轼的文学创作提供平实的底色。

苏轼仕途坎坷,王闰之始终随行、不离不弃。无论苏轼身居高位还是贬居荒野,王闰之都能泰然处之,不因境遇变迁而改变心绪与行事方式,保持了一种内在的稳定与从容。她的“柔韧”,影响了苏轼在困境中的心态。乌台诗案后,苏轼一度自我封闭、自暴自弃。然而,正是在黄州期间,他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经典名篇。这种从困顿中逐渐走出的状态,与妻子以柔韧的性格造就的稳定家庭环境密不可分。苏轼在黄州贬所曾写下《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五》,用东汉冯衍因妻子悍妒而终身遗憾的典故,夸耀自己的妻子贤惠来自我宽慰,足见王闰之的精神支撑作用。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写过《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首句便说“腊日不归对妻孥”。腊日本应在家中与妻儿团聚,苏轼却独自游山访僧自娱。当时家中十余口人,包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苏迥,以及投靠而来的侄媳与侄孙,全由王闰之料理着。

王闰之的审美也对苏轼有所启发。一个梅花盛开的春月夜,王闰之对苏轼说:“春月胜过秋月,秋月令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王闰之的话看似随意,却蕴含着很独特的审美感受——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秋月多与离愁别绪相连,而春月则较少被书写。苏轼听后作了《减字木兰花·春月》:“轻云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直接回应了王闰之的感慨。

总之,王弗的学识和“敏而静”的性格,影响了苏轼早期作品的情感表达;王闰之“柔而韧”的性格,则在苏轼文风从沉郁走向旷达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文系海南省社科院“以苏轼为代表的海南古代清廉吏家风家教研究”阶段成果)

谚语之中迎三伏

■ 缪士毅

时光流逝,又到了一年之中的三伏天。三伏天,是我国古代对一年中最炎热时期的称呼,是夏季长达30天至40天的一个时段。民间认为,伏是隐伏、避暑,《郊祀志》说“伏者,谓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因名伏日也”。明代陈三谟《岁序总考全集·一年二十四节气详解》记载“夏有三伏,五月夏至第三庚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末伏”。

三伏天为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一般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公历7月中旬至8月中旬。三伏天的日期不固定,初伏自夏至第三个庚日计算起,自古有“夏至三庚数初伏”之说。初伏、末伏各为10天,中伏10天或20天(当夏至至立秋之间有4个庚日时中伏10天,5个庚日时中伏20天)。

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民间形成了许多与三伏天相关的谚语,这些三伏天谚语是我国劳动人民不凡智慧的表达,也是度夏经验的总结,历久不衰,弥足珍贵。

三伏天谚语,有的反映三伏天气酷热现象。三伏天气候特征为一年中气温最高且潮湿、闷热,高温潮湿天气达到顶峰,可谓是真正的“上蒸下煮”。谚语“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热不过三伏,冷不过三九。”就强调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期。谚语“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指出真正的高温往往出现在大暑与三伏重叠时段,道出了三伏天之酷热,通俗直白。

三伏天谚语,有的反映未来天气走向,如“头伏有雨,伏伏有雨。”初伏下雨,预示中伏、末伏雨水也较充沛;“夏至无雨三伏热。”夏至这天要是没下雨,三伏天往往会特别干旱炎热;“淋伏头,旱伏尾。”人伏下雨,后期易转晴热干旱;“雨打伏头,晒死牯牛。”若人伏当天降雨,后续往往高温少雨,酷热程度连耐热的牛都难以承受;“三伏蝉鸣急,秋后霜来早。”三伏蝉鸣异常急促,预示秋季霜冻提前。这些谚语提醒人们要注意天气变化,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防范不利天气带来的影响。

当然,我国地域辽阔,在谚语反映未来天气走向上,也有地域差异,如南方部分海岛地区,三伏天谚语“不怕人伏淋,就怕人伏晴”,认为人伏下雨可缓解前期高温,若人伏即持续暴晒,后续易出现极端高温或干旱天气;而西北的谚语“三伏热得透,秋天冷得早”,则指三伏天异常炎热,秋季可能提前降温。这也契合西北气候干燥,极端高温可能加速季节转换特点。

我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劳动人民历来有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事安排,这在三伏谚语中可见一斑。如“三伏有雨多种麦”,伏天下雨时对庄稼好,预示秋天收成好,适合种冬麦。“三伏种荞麦,秋后收满仓。”这是西北地区的谚语,意指选择适合西北生长的荞麦,在三伏天种植后,秋季可获丰收;有的三伏谚语提示田间管理,如“遇到伏旱,赶快浇灌,单靠老天,就要减产”等。这些谚语是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农事经验,贴近自然,至今仍为人们所引用。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我国劳动人民认识到三伏天气状况,对日后农作物收成会有一定影响,并将其反映在三伏谚语之中,如“伏里多雨,囤里多米”,又如“伏天不受旱,一亩增一担”,反映三伏高温对农作物(如晚稻、玉米)灌浆成熟的重要性,适度炎热利于丰收。此外,“伏天雨丰,粮丰棉丰”“伏天下雨满塘,玉米高粱啦啦响”“伏天大雨下过头,秋季庄稼要减收”等,这些谚语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伏天天气对日后农作物收成丰歉的影响,通俗易懂。

三伏天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时段,高温消耗体力,人们易烦躁不安,影响身心健康。正因如此,人们历来重视三伏天养生,尤其在吃喝方面颇有讲究,这在三伏谚语中也有反映,如“伏天吃西瓜,药物不用抓”,意指在三伏天多吃瓜果,补水又防暑;“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是我国许多地方的伏天饮食习俗;“伏天无病三分虚”,指天热人容易疲惫,要注意休息,别贪凉在风口;“伏天戴草帽,胜地喝凉水”,指三伏天戴草帽,有利于防暑;“伏天不午睡,一年没精神”,强调三伏天中午小憩的重要性,以应对高温带来的体力消耗;“伏天不拿扇,捂坏一大片”,提醒三伏天需适时防暑降温,不可硬扛湿热。



文 史 荟 萃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中岩风景区内青年苏轼与第一位妻子王弗的雕像。

资料图

史志琼崖

崖州西关塔轶事

■ 邢代洪

今天的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是古崖州的西部地区,这里文脉悠长,人才辈出。黄流镇因黄流村而得名。

“西关塔,在州西一百二十五里黄流村西。附贡生邢保申创建。”这是清代光绪《崖州志》中的记载。邢保申,字子心,清代附贡生。在乡人眼中,他是德高望重的读书人;在家族基因里,他是南宋万安知军、邢氏迁崖始祖——“文学政事著声前代”的邢梦璜的第十八世孙。

晚清光绪年间,国运如西沉之日,海内萧然。远在海外的海南岛南端的崖州,被时人讥为“文气凋疏”“南荒少文”之地。彼时的邢保申,目睹文风寥落,四野寂寂,仿佛能听见先祖的叹息,于是,建一座文峰塔的念头,便如野火般在他心头燃起。

黄流古村自东向西,分为七坊:东坊、中北坊、中南坊、正中南坊、西北坊、西坊、西南坊。七坊如七星洒落,宛如一幅“北斗七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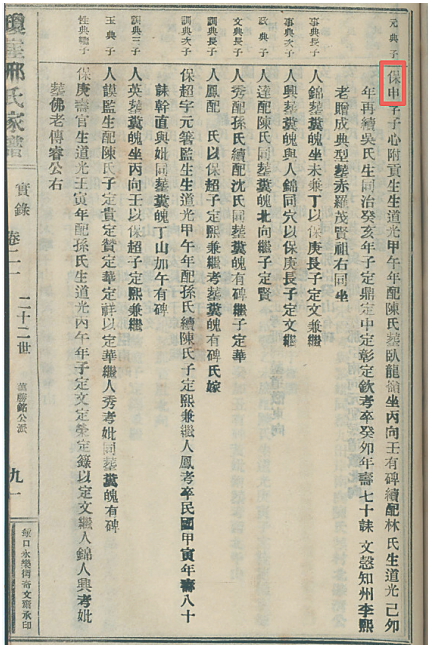
邢保申倡建西关塔之前,崖州的州城(今三亚市崖州区古城)东南边已有建于乾隆年间的“文峰塔”,州城之西,则有咸丰年间所建的“迎旺塔”与崖州学宫相望。

光绪初年,邢保申提议并牵头在州西一百二十五里外的黄流,创建西关塔,应是要在崖州的西境,打下第三根文化的桩基,与州城周边二塔遥相呼应,成三足鼎立之势。

营构的“崖州三塔”文运格局。

光绪《崖州志》的纂修者邢定论,大概未料到,年长他25岁的族叔邢保申所立的这座塔,竟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走向终局。

笔者稽考古籍,梳理文脉时,发现民国无名氏《题西关塔诗》一首:“沧溟南望镇崖乡,六角凌云拱文昌。百尺砖痕凝浩气,一川禾浪护书香。文愆遗风垂日月,老成典范泣沧桑。劫灰散尽精魂在,犹向西天送夕阳。”



民国《琼崖邢氏家谱》中对邢保申的记录。

邢代洪 供图